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施註蘇詩卷首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五十

集部

施註蘇詩卷首

原序

宋序

註蘇例言

王註正譌

註蘇姓氏

贊



勅

本傳

墓誌銘

施註蘇詩原序

古今詩人之總萃唐則子美宋則子瞻顧兩家箋註之
難前輩屢言之先大夫常取杜詩千家註疏瀹剔抉殫
二十年之力屢易稿而後成宋中丞漫堂先生為序以
行世若東坡詩註惟永嘉王氏之書盛行而踳駁迭見
識者譏焉余少時讀渭南集知有吳興施司諫所註蘇
詩每購之而不可得意當世已無其書獨時取放翁序
讀之因以窺見作者用意之深與後人發明之不易而

司諫之書愈往來余心矣漫堂獲宋槧本於吳中舊家
其間闕軼凡十二卷乃屬門人子弟訂補之盡扶永嘉
之瑕類而亦間採其菁英以助施氏之闕遺余讀之心
開目張為之狂喜蓋施氏體宗編年一洗永嘉分類之
陋而援引必著書名詮詁不乖本事又於註題之下務
闡詩旨引事徵詩因詩存人使讀者得以考見當日之
情事與少陵詩史同條共貫洵乎其有功玉局而度越
梅溪也漫堂宏材博識儒雅風流翹然為今代之子瞻

畫戟凝香賞奇汲古獨與睂山曠世相感宜其睠睠於
是書而余亦得見所未見以償夙昔之願不誠厚幸哉
後之學者因註而得其詩因詩而得其人毋沾沾焉考
爾雅之魚蟲拾離騷之香草為誇多鬪靡之具也夫少
陵自許稷契志不忘君東坡忠規讜論挺挺大節其人
皆百世之師光燄萬丈不可磨滅所謂詩外尚有事在
者資其言語文章以為高山景行知註之不可遺兼知
註之不可泥則兩得之矣斯固曩者先大夫讀杜之微

意而亦今日漫堂先生表章蘇氏之盛心歟余承命獲
與校讐竊幸挂名其間為序其大槩如此若夫補亡訂
誤援據精核則毘陵邵子湘之力為多云康熙庚辰上
巳日滏陽張榕端序

物合於性之所近而事常成於力之久且勤水濕火燥
鉤曲弦直各從其類而要皆性之所近以相合也物之
於人不類也是故鹿駭毛嬙魚避驪姬其類殊者其性
殊人之於人類已然且邪正雜糅若白黑冰炭之相反
非性使然耶予自齠髫時聞長老言蘇文忠公之為人
心竊慕效之及就傳讀公傳嚮往逾摯嘗圖公像懸座
右而貌予侍其側稍長徧誦公集然嗜有韻之言尤深
其始筮仕得黃州倅又幸與公同烏虜豈非天哉公詩

故有吳興施氏元之註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廣為年譜而陸放翁序之宋嘉泰間鏤版行世其後罕流傳予常求之數十年莫能得及撫吳又數數購求始得此本於江南藏書家第闕者十二卷乃屬毗陵邵長蘅子湘訂補且為之芟複正譌而佐之以吳郡顧嗣立俠君洎兒子至其續補遺詩四百餘首采摭施本所未備別為二卷則以屬錢塘馮景山公為之註先是永嘉王氏有蘇詩註二十二卷行世頗久然有三失分類則陋不著

書名則疎改竄舊文則妄誠如子湘所言加之俗本相沿誦譌多有茲編出而王氏舊本可束高閣矣凡人喜磊落者薄蟲魚之注矜博雅者搜畢方魑鼠之名二者異趣而予於蘇詩注則非是之謂蓋以既慕其人則嗜其言既嗜其言則索其解解必求精精必正繆將使世之效法公者因解而得其言因言以推其心凡忠言嘉謀豐功亮節之大端胥於是乎識而祈嚮不遠矣昔賢可法莫不皆然獨公詩乎哉而予特其性之近者爾故

殫精力積歲時完殘補闕使施註幾亡而復顯殆有天
焉以玉其成而亦不自知其久且勤如此也烏虜跡公
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間
論新法選權奸投荒錮黨幾蹈不測而矢其孤忠百折
不回讀公詩自可知其人而論其世則予又將以是註
為糟醢也康熙己卯夏五商丘宋犖序

註蘇例言 十二則

武進邵長蘅纂

詩家編年始於少陵當時號為詩史少陵以後惟東坡之詩於編年為宜常跡公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其間新法之廢興時政之得失賢姦之屢起屢仆按其作詩之歲月而考之往往槩見事實而於出處大節兄弟朋友過從離合之踪跡為尤詳更千百年猶可想見故編年宜也吳興施氏生南宋之初去公之世未遠其詮訂先後頗為

精當卷端數語厯識大畧不屑屑排纘年月如黃鶴
魯言之編杜取譏後世識者謂自有蘇註來最稱善
本云

施註佳處每於註題之下多所發明少或數言多至數
百言或引事以徵詩或因詩以存人或援此以証彼
務闡詩旨非取汎濶間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即此一
端迴非諸家可及

施氏註蘇原釐四十二卷世傳之者絕少商丘公購得

宋槧舊本闕十二卷僅存三十卷而蟲蠹腐蝕脫簡
又幾什二是書於闕卷則參酌王註徵引羣書以補
之脫行殘幅可補者補之不可補則闕之至舊註所
未收不敢輕有增益懼失實也

計闕

一卷	二卷	五卷	六卷	八卷
九卷	二十三卷	二十六卷		
三十五卷	三十六卷	三十九卷		
四十卷				

註家於詩中引用故事每見輒註有尋常習見語而再
註三註或至十餘註施氏亦同此弊數見不鮮累紙

幾成駢拇甚無謂也是書力為搔除複出則刪有語
非複出而於文義冗龐者亦從刪蓋一書為補為刪
之大指如此

詩家援據該博使事奧衍少陵之後僅見東坡蓋其學
富而才大自經史四庫旁及山經地志釋典道藏方
言小說以至嬉笑怒罵里媪竈婦之常談一入詩中
遂成典故故曰註詩難而註蘇尤難施氏合父子數
十年精力成是一編徵引必著書名詮詁不涉支離

詳贍而疏通它家要難度越故註之幸存而於詩意
有當者大都不敢輕去王本有可采者間取補入仍
標王註以別之是書出而永嘉王氏舊本僅當先揚
之糠粃亦大類已陳之芻狗矣

永嘉王氏註本孤行最久幾于家有其書顧其失大要
有三不能曲為諱也一曰分門別類失之陋西蜀趙
堯卿夔舊序自言此書分五十門金華呂氏省為三
十二門而王氏因之其間篇章割裂首尾銜決有一

人一時之酬贈而強分數卷者有一題數詩而強分數卷者玩其標目了無意義且就分門之中亦必顛倒次第晚年之詩或雜於少作鳳翔之什可廁於嶺南每一緇閱輒為惛惛讀未數篇遽思掩卷此弊最甚所當急為疏淪或疑詩賦分類始於昭明何獨於蘇詩苛為責備予曰分類用之文選已厭餽釘施之杜蘇確乎不可其故好學深思者能知之

一曰不著書名失之疎王註所引故事不標出某書

者十之四五僅著書名不標篇名者又居什一中間
援引詳明俾覽者展卷瞭如厖厖及半耳如此註詩
寧免疎漏之誚

一曰增改舊文失之妄王本所引每因蘇詩句字有
改竄古詩以傳會之者有改竄子史他書以傳會之
者魯魚亥豕觸手紛然今直古學振興之日而仍訛
襲舛無一人能取而正之可慨也其顯然謬誤者疏
錄如干條名曰王註正譌附例言後

李善註選分疏句下後來註家多宗之施王二家皆然
余以謂詩之有註原屬筌蹄既得之後筌蹄可棄況
大家之詩每篇有全篇之構法有全篇之神味快讀
徐噍乃能得之今以故實橫隔句下使讀者之心目
多所扞格因而作者之精神亦為晦蔽僅資漁獵奚
裨風雅此不善誦詩者也是書變兩家舊例輒倣須
溪劉氏例不分注詩下祇離註於全詩之後閱之心
目開明覺蘇詩壁壘為之一變商丘公欣然擊節曰

此舉足當玉局功臣抑不愧吳興益友矣

引詩註詩始於宋人余謂作者興會偶至暗合古人大家往往有此一經註出翻似有意顧近來風尚如是予亦不能盡畧也第取其雅馴者存之聊資吟諷

註經刪汰而重複仍有覽者或以為疑不知詩中用事有正用有旁用旁用先註則正用必須再註亦有在此卷證某字在彼卷則證某字事須兩見者亦有此詳彼畧義貴互明或單詞片語偶爾失檢者重複要

是不免較之原本十損其七矣

是書編纂開於五月歲事於臘月發凡起例商丘公實

總其成其間綴殘葺舊則顧子俠君嗣立經其始校

疑訂譌則宋子山言至襄其終至於補者補刪者刪

長蘅於此不無小補所媿聞見淺陋時日趣迫寧免

誤漏請俟後賢是冬長蘅適以病歸里末帙闕註四

卷

三十五

三十六

則屬高郵李子百藥

必恒

代箋

勞不可沒也乃附著之

王註正論

分類蘇詩註三十二卷舊刻永嘉王十朋龜齡纂集註
中引用故事謬誤實多有極淺陋可為失笑者王龜齡
為南渡名臣著梅溪集如干卷行世史稱其天資穎悟
廷對萬餘言淹通經史學者爭傳誦之以擬鼂董劉氏
珙序其集有云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如
其為人又云不為浮靡之文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世
之盡力於文字者或不能及其所註蘇詩雖云百家必

經一手采輯何至紕繆乃爾愚意當是賈人俗本版寫
誦謠而後生耳食沿踵至今釋氏所謂可憐愍者會予
有訂讐之役乃稍加是正隨手繙得若干條畧疏出數
件繫之如左其它謠處尚多不及枚舉今所挾摭依原
註分屬諸家不欲獨令王氏蒙陋名也長蘅識

卷之一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詩誰言董公健程氏

續註引董卓傳卓議廢立

云

按天下健者何必董

公語在袁紹傳非卓傳也註譌今正 王本一卷

東湖詩江水綠如藍 續 註引李白詩云山光水色綠如

藍按白詩山光水色青於藍非綠如藍也註訛今正

王本四卷

將往終南和予由見寄詩我今廢學如寒竽久不吹之

澀欲無趙氏

堯卿

註云齊宣王好竽而南郭先生不

善吹之澀則不能成聲按南郭先生事出韓子齊宣

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之

中以食祿

云

並無澀不能成聲語註又不著書名

似因蘇詩而傳會之者今正

王本十卷

卷之二

南溪會景亭詩居民惟白帽

堯卿

註云管寧不應州縣

之辟嘗著白帽按三國管寧傳寧常皐帽布襦袴布

裙又四時祠祭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

單衣

云

並無白帽字又寧浮海還郡黃初青龍之

間屢被徵命寧皆堅辭不起從無州縣辟舉事註譌

今刪 王本二十八卷

竹飢詩鴟夷讓圓滑續註引揚雄酒箴云鴟夷員滑腹

大如壺按酒箴乃鴟夷滑稽滑稽音骨稽音雞腹如大壺非員

滑也註因詩傳會今正 王本三十卷

和董傳畱別詩厭伴老儒烹瓠葉趙氏次公註引劉昆

傳云以素米瓠葉為俎豆按昆傳是素木非素米也

註譌今正 王本十六卷

卷之六

新城道中詩樹頭初日挂銅鉦次公註引先生日喻云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鉦按

先生集本日之狀如銅槃非銅鉦也註譌今刪王本二十

九卷

於潛僧綠筠軒詩不可使居無竹續註云王羲之嘗寄

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按晉書種竹為王徽之事徽之

字子猷羲之子也世說並同註譌今正王本二十九卷

卷之八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參軍新婦賢相敵李氏厚註引

王渾妻鍾氏新婦得配參軍語參軍謂渾弟淪云

云

又孔毅父妻輓詞生子勝王濟

續

又註曰參軍為渾

中弟淪也按世說注渾弟倫字太冲歷大將軍參軍

年二十五卒三國志魏書渾父昶為魏司空諸子中

並無名淪者兩引俱訛今正

王本二十卷

卷之九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詩卻遣姑蘇有麋鹿厚註引伍子

胥諫吳王夫差不聽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

云

按二語本史記淮

南王傳漢書在伍被傳麋鹿句乃伍被述子胥諫語

宮中荆棘句乃被自諫淮南語故曰今臣亦見宮中

生荆棘

云

註既不著書名又刪去虛字兩意併作

一語牽合可笑今正

王本二十九卷

捕蝗至浮雲嶺詩殺馬毀車從此逝

續

註引後漢周穉

傳馮良年三十

云

按馮良事見周燮傳非穉也後

漢書列傳並無周穉其人註譌今正

王本十八卷

聽賢師琴詩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

續

註引管子地負

篇凡聽宮如牛鳴窳

云

按管子有地員篇無地負

篇又聽徵聽羽每句叶韻故曰凡聽宮如牛鳴窳中

宮與中叶芟去中字不叶韻矣註譌今正

王本七卷

李行中醉眠亭注引李白詩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

意抱琴來

厚

註訛作明朝無事抱琴來便爾僴父今

正

王本二十八卷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詩來依鵬背負青山次公註引莊

子鵬背負青山

云

按此詩山字出韻本應作天莊

子逍遙遊篇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亦無鵬背負青

山句註紕繆杜撰今正

王本十二卷

謝人見和前篇詩也知不作堅牢玉次公註引漢書息

夫躬傳器用鹽惡又引鄧展曰鹽不堅牢也按漢書

乃器用鹽惡鹽音公戶反非鹽惡也註譌今正

王本二十

八卷

出城送客詩東望峨眉小廬山翠作堆公自註郡東廬

山絕類峨眉而小

見王本八卷

又有遊廬山次韻章傳道

見王本三卷

又有廬山五詠

見王本四卷

按密州有廬山以秦

時博士盧敖避難此山得名先生超然臺記曰其東則廬山盧敖之所從遁也即指此是時先生方守高密數詩所稱乃密之廬山非江西之廬山也王本皆

譌今正

卷之十二

子由將赴南都詩會看銅狄兩咨嗟宋氏援註引後漢

方朔傳

云

後漢安得有方朔傳按摩澤銅人事見

薊子訓本傳於方朔無涉註訛今正

王本十八卷

卷之十四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援註

云前漢郊祀志安期生瑯琊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

言千歲按漢書郊祀志無此數語蓋出抱朴子及列

仙傳而援註誤以為漢書也今正

王本十三卷

卷之二十

別黃州詩桑下豈無三宿戀

厚

註後漢裴楷言浮屠不

三宿桑下

云

云

三十五卷鬱孤臺詩註亦云按裴楷

字叔則乃晉人非後漢也後漢另有襄楷字公矩當桓帝時再疏言災異事浮屠不三宿桑下乃疏中引用四十二章經語

厚

註再引俱訛今正

王本一卷

卷之二十一

廬山開先漱玉亭王本訛作開元題下註云開元禪院

舊傳梁昭明太子之居栖隱也唐玄宗即位始號開

元有招隱橋玄宗所作

云

按黃庭堅開先禪院修

造記畧曰南唐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意慕物外之名問舍五老峰下有野夫獻地買之萬金以為書堂及即位以為寺以野夫獻地為已有國之祥故名開先後遷洪都蓋嘗彌節故榻與畫像存焉又山志稱中主讀書臺在寺後世以為李後主者誤以為梁昭明者尤誤又按史南唐中主李景初名景通後更名

燬避周諱復為景廟號元宗開先寺本末甚明無可

疑者王本既訛開先為開元又訛南唐之元宗為唐

開元天寶之玄宗又云唐玄宗即位始號開元其杜

撰踏駁乃爾梅溪何至是想後人偽託耶今正

王本四卷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詩飄零高下隨風花

次公註

引南史范績傳對竟陵王

云

云績名凡三見按南史

並無范績其人對竟陵王語乃范縝非績也縝字子

真為范雲從父兄註訛今正

王本三十卷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詩起句二公詩格老彌新
醉後狂吟許野人按二公謂滕許野人公自謂也頸
聯兩邦旌纛十畝鋤犁正分承起句詩意甚明次公
註云兩邦旌纛意者滕元發許仲途皆為太守乎然
破題指之為許野人未省云註詩如此索解直是
兒童之見不待識者方為盧胡也今刪王本十三卷
卷之二十五

詩題狄詠石屏按狄詠樞密使武襄公之子與先生同

館伴遼使事載年譜中王本訛秋詠石屏今正

王本三十

卷

卷之二十六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詩雙翎決將起

次公

註曰莊

子言蜩鸞鳩云我決起而飛也按註意本引莊子逍遙游篇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語乃以意竄改拖沓殊不成句今正

王本二十七卷

和張耒高麗松扇詩猶勝漢宮悲婕妤

次公

註引漢書

云班婕妤初大幸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遂作秋

扇詩

云

按秋扇詩即樂府怨歌行新製齊紈素一

首是也詩不載漢書註誤牽合今正

王本三十卷

贈李道士詩戲著幼輿巖石裏

次公

註引世說云愷之

畫謝鯤在石岩裏人問其故曰鯤嘗云一丘一壑自

謂過庾亮此子宜置丘壑中

云

按晉書謝鯤傳明

帝在東宮問鯤論者以君方庾亮何如答曰端委廟

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世

說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岩石裏人問其所以曰此子
宜置丘壑中按此二条各是一事置丘壑中是長康
語一丘一壑是鯢對明帝語註以二事牽合語亦拖
沓不成文理今正

王本十九卷

卷之二十七

慶源宣義王丈詩拂衣自註下下考師注前漢陽城為

道州刺史

云

云

漢唐不辨可為索笑今正

王本九卷

卷之三十二

滕達道挽詞雲夢連江雨

次公

註云雲夢澤在湖州常

州之地按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澤藪曰雲夢

本作曹註曰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今江夏安陸華容

枝江皆其地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

中杜預註曰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廣輿記雲

夢澤在安陸相如傳云楚有七澤其小者曰雲夢方

九百里即指此其與湖常相距二千餘里不知註何

所據而云然今刪

王本二十卷

卷之三十五

宿建封寺曉登善亭望韶石詩再使魚龍舞洞庭

次

公註莊子言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而魚龍

舞焉按莊子天運篇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

云

通篇

無而魚龍舞焉句杜謨今正

王本一卷

新釀桂酒詩酒材已遣門生致

厚

註云周禮酒人篇以

式法授酒材按周禮安有篇名式法授酒材亦酒正

之職非酒人也今正 王本八卷

卷之三十六

答周循州詩且覓黃精與療饑演註引毛詩泌之洋洋

可以療饑因蘇詩有療饑字輒改竄毛詩樂饑為療

饑此寔眼前謬誤而至今仍之不能改豈不可笑王本

十四卷

小圃五詠甘菊詩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次公註引

左傳松柏之下其草不植而菊生焉按左傳襄公二

十九年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

下其草不植並無而菊生焉句註杜撰今刪

王本二十五卷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詩應憐五管客曾作八

州督援註引莊子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上

有五管也

云

按此用五管是嶺外地名唐以廣桂

容邕南安五府屬嶺南節度使謂之五管詩云五管

客公自謂也註引莊子大謬莊註五管五脰也詩意

當作何解又按此數語莊子凡再見人間世篇則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
大宗師篇則曰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
於頂勾贅指天註引顛倒錯亂兩按之俱不合杜撰
每每如此 王本二十三卷

卷之三十七

安期生詩茂陵秋風客望祀猶蟻蠶王本訛作望祖猶
蟻蜂按望祀本用漢郊祀志武帝望祀蓬萊之屬幾
至殊庭語故結曰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詩意甚

明王本訛作望祖次公註乃為之說曰祖字指言高

祖謂高祖尚不見安期而況武帝云詩意上下不

屬穿鑿支離今正王本十九卷

卷之三十八

畱別廉守詩編萑以苴豬次公註編萑綴茅也又引左

傳或取一編萑焉云按詩語全用禮記內則編萑

以苴之句萑細葦也解作綴茅已誤又左傳昭二十

七年或取一編管焉杜云苦也訛編管為編萑尤誤

今正 王本十六卷

和黃秀才鑒空閣詩誰言小叢林清絕冠五嶺按詩意

閣在嶺外甚明胡氏邦衡註題乃引杭州圖經云云

殊無謂今刪 王本二十八卷

卷之三十九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詩卻下虎頭州次公註云虎頭州

以言常州蓋虎頭顧愷之也愷之晉陵無錫人無錫

乃今常州云按虎頭州虔州也考之地里志一統

志及圖經諸書從無以常州為虎頭州至謂因顧愷
之得名尤支離鑿空當時已有辨其訛者而至今仍
之不解

王本十四卷

王子立去歲送子由北歸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贛上戲
用舊韻作詩畱別

次公註王子立住鶴田山

云

按

王子立名適為子由之壻第十七卷有贈王郎一首
即子立也又二十七卷有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
詩二十八卷有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先生度

嶺北歸時距子立之歿蓋十餘年矣是詩畱別乃王
子直秀才非子立也王子直名原虔州人先生在惠
州子直不遠千里來訪畱七十日去事載年譜先生
有贈王子直秀才詩見三十五卷起句云萬里雲山
一破裘今用其韻也題與註並譌今正 王本十六卷

註蘇姓氏

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為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為年譜以傳於世陸放翁作序頗言註之難蓋其一時事實既非親見又無故老傳聞有不能盡知者噫豈獨坡詩哉註杜詩者非不多往往穿鑿附會皆臆決之過也

見文獻通考

司諫施元之字德初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

一卷與吳郡顧景蕃共為之元之子宿推廣為年譜

陸放翁序

見吳興掌故按二書則施氏當別有年譜今所傳年譜乃五羊王宗稷編紀年錄乃

僊谿傳藻編

施氏譜無考

施宿字武子知餘姚縣興廢舉墜加意風教市田置書
教誨學者姚北瀕海歲役民修堤民甚苦之宿為石

隄建莊田二千畝以備修隄之役功與前令謝景初

同稱

見浙江通志名宦傳萬姓統譜亦云按蘇詩第二十卷別子由三首註題下有云宿守都梁得

東平康師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蘇公所與九帖於洛陽乃知武子又嘗守都梁而傳未之及云都梁山

在今
盱眙

顧禧字景繁吳郡人祖沂知龔州父彥成兩浙運使禧
不求祿仕居光福山閉戶誦讀著述甚富紹興間有
司以遺逸薦不起隱居五十年築室邳村表曰漫莊
嘗與吳興施元之註蘇子瞻詩行世

見府志
隱逸傳

放翁陸氏游序畧曰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

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
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

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
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
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
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
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
當若為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
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
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不敢承命也昔祖

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
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
於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
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
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
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
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
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

朝雲嘗嘆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
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
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
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
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
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繁之該洽則於東坡
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

見渭南集又
見文獻通考

宋孝宗御製文忠蘇軾文集贊并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

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
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
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
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
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
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疊疊忘
倦常寘左右以為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
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緝句文之蟲賊手扶雲漢幹
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
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
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
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
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
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



宋孝宗贈蘇文忠公太師敕

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
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尚簡策之可求揭
為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
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
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
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歎

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巍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

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寘第
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
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
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
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
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
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
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

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
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
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
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
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
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
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
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

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名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
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
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
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
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
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
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
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

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卑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歷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

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
訟獄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
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
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
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
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
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
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

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
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
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
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
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
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
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於
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

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
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
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
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
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
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
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

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
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
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
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
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
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
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
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

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則
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
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
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
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
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
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
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

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

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

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

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
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
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
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
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
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
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

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

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

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
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
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
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
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
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
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
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

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
甲子軾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
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
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
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
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
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
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

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効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

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
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
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
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
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
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
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
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為當路者沮之

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
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
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
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
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
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
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
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

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名為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

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

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
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為
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
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
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
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
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

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戶產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

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

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
啟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
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
北流而彊使之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
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
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
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
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

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推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

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
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
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
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
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
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
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
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

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封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

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為
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
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
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
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
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
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
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

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
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
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
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
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卻
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
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
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

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
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
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
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
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
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
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
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緒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

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

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

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槩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

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

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

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畱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

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
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
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
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
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
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
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
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

契丹久和邊軍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内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

室僖人運甕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
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
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
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
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
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
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
而誦之其體渾潤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

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
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
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
時文人如黃庭堅鼂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
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為舉子至出
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
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
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孝宗

實其文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
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邁
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
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
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
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
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

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
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
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
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
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
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
也七子篇籍節笈筆遂箭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

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

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
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
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
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
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
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
為軾哉

東坡先生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
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
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
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
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
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轍
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

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
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
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
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
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
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
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

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
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
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
忠門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
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
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
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
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

粲然時以為難比答制策賜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
鳳翔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
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
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
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
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
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於府
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

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且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

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
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
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
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
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
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
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
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

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
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陵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
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
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
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
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吏民畏愛
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

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
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
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
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
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
撫轉運司憂之遣二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千人入境捕
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
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

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
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
之滙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
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
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
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
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
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

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
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
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
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
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
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
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
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

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
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
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
士三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畧曰
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
書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
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
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為禮部郎中公舊

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
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
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
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
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
况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
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
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

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
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
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
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
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
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
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
執役之苦行法者不揭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

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

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首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

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

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
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
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
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
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
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
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
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

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糴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

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閼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閒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

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
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
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
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
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
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
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
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

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盖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卻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

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
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
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
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
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
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
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
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

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潴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蒞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

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
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
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
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
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
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
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
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

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
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
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
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
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
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
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
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

階為直方賞朝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考公
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
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
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
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
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
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
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

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
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
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
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
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
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
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誰何公取其貪汙甚
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

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

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待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瘍所侵蠻蜚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

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
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
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
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
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
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
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
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

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
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
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
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
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
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
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
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箒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

州郊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
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
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
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
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
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
轍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
遠近喜怒順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

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
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
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
書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
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
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
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
書老而不勌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

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欒城西宅於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

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
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斤而疏公心如玉
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
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
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
繼如已斷絃百世之後豈無其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
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於南而不同歸天實為之莫
知我哀

